

江风烈

王 芸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江风烈

王芸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风烈/王芸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153-2013-7

I. ①江... II. ①王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9890号

责任编辑 孙文明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2

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销 新华书店

规格 787×1092 1/32

印张 13

字数 250千字

版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3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定价 30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337

上部

第一章

那一天
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铮铮的气息。仿佛是硫黄、铁锈、焦油、干木被烤糊，雨砸在满布灰尘的草丛里，经年的沼气急速蒸发，水分子泼溅在烧红的铁板上，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。它们填塞在苏北放的鼻腔里，像两根长驱直入的木棍，直戳戳地将两团腥咸顶到他的鼻腔深处，并逐渐下行到他的喉头，粘腻在那儿，浓得化不开，咽不下。

一只蜻蜓不停地在眼前飞动，忽上忽下，忽飞忽歇。苏北放看得清它翅膀上纤细的纹路，仿佛吹弹可破。他很想变成它，哪怕用细细的腿刮擦一下香瓜的表皮，粘点香瓜的气息也好。那气息可真是诱人，紧紧地缠住他不放。明知道它动不得，抓不住，偏在空气中袅绕个不停，撩拨得人喉头阵阵发紧。腥咸味更浓，更硬了。

头顶上烈日高照，身体却滚过一阵阵冷战，苏北放知道自己

在打摆子，烧得不轻。从前天傍晚开始急行军，部队日奔夜赶，走了两百多里路，遇沟过沟，逢水蹚水，衣服湿了干，干了湿，裆里火烧火燎地疼。耳朵后面的筋也一跳一跳地疼，渐渐蔓延到整个头部、身体，嘴唇裂开了道道血口子，到后来，苏北放也不清楚哪里在疼了。他张大嘴巴呼气，紧紧盯住鲜东来背包上那个圆圆的洞口。

洞口边缘是深色的，被灼烫的子弹给烤焦了。鲜东来说那是背包替他挨的一粒子弹留下的，救了他一条命。去年冬天一次急行军，冷不防从路边芦苇荡里射来一串冷枪，后来鲜东来才发现有一枪打在背包上。幸亏中间夹了几本书，子弹没能穿透过去，嵌在了背包里，那位置离他的心脏不到三厘米。从那以后他再不肯换背包，也不肯拿针线补一补，他甚至让弹头继续留在了被子里。他说每用手摸一摸那个硬邦邦的弹头时，不知怎的，心里就特别踏实，睡得就特别沉。

苏北放让那个洞口保持在眼前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晃动。他不能掉队。连长知道他在发烧，让他和几个伤兵原地休整一下再追赶部队。他不肯。部队一路南下，打下一个地方就马上奔向下一个地方，他可千万不能在这节骨眼儿上掉队。一次原地休息时，鲜东来闷声不响地解下了苏北放背上的米袋、铁锹，背到自己肩上。看着这个东北汉子硬朗的侧影映在一片血色夕阳上，苏北放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从十五岁参军，他和鲜东来就一直在一起。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，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，他们都在一起。鲜东来比他大

五岁，个子比他高出不少，身板也比他结实，感觉上就像是他的哥哥。第一次打战时，他还是半大孩子，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，可真握住枪杆，那手就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怎么也稳不住。他用两手使劲掰枪栓，子弹“嗖嗖”地在他脑袋边飞也没觉察。还是鲜东来发现了他，扑过来将他的脑袋按下去，帮他弄好了枪栓。一路打过来，已经不知道鲜东来救过他几次了。他们约好，等解放了全中国就一起回东北去，回到那个一年有三季看得到冰雪的山坳坳里去，种一片地，娶妻生子，比邻而居……

苏北放将头埋在水坑里，深吸两口气，草尖摩挲着他的脸、脖子、手。这时，旁边要是有一汪水就好了。水壶昨晚就空了。大堤上到处看得到水洼，偏偏苏北放卧伏的地方没有。闻得到香瓜的香气却摘不到，他扯下一片草叶，放进嘴里轻轻吸吮。

碉堡那边安静好一阵了。透过婆娑的草叶，苏北放可以看见碉堡的枪洞口略低于堤面。要攻到碉堡下，需跑下长长的堤坡。堤坡上除了一坡杂草，连棵灌木都没有，一览无余，正好处在敌人碉堡的火力范围内。有战士刚一冒头，碉堡里马上射出一梭子弹，压得大家没法动弹。迟迟没有进攻的消息，苏北放感觉头越来越重。

“噗——”忽然，草丛里溅起一声闷响，像鸟扑腾着翅膀落下来。随即，“哒哒—哒哒”一阵亢奋的枪声。枪声刚停，又是“噗——”一声，苏北放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从右侧的堤坡上飞过来，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，落在了草丛里，马上招引来一阵“哒哒—哒哒”。

“噗—噗—噗—噗——”声音时密时疏，时续时歇，勾得碉堡里的机枪一阵忙乱。听起来，碉堡里起码有两挺机枪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苏北放与鲜东来对望一下，冲空中撇撇嘴，小声问。鲜东来摇摇头。“噗——”一个圆滚滚的东西落在苏北放前方的草丛里，离他约有一米远的距离，看起来像是用黄色草纸包裹的。与鲜东来再对望一下，苏北放匍匐着身子朝那个东西挪了挪。“哒哒——哒哒”子弹在地面上击起一小股尘土。鲜东来急得直朝他摆手，动作不敢做大，手臂含在胸前急急地摆动。

苏北放克制不住心里的好奇，继续匍匐着挪动身体，一伸手，将那圆滚滚的东西抓在了手上。热乎乎的，软乎乎的，苏北放猜到了是什么，打开来，果然是馒头。从昨天中午到这时候，肚子里只装进了一壶水和半块压缩饼干。苏北放侧过身子，将手里的馒头亮给鲜东来看。他不急着吃，将馒头重新包好，揣进怀里，又向右前方匍匐挪动，不远处还有一个馒头包躺在那儿。

就在苏北放伸手要抓住馒头包的时候，一颗子弹落在离他不到半米远的地方，泥土飞溅。他只觉眼睛一痛，下意识地闭紧了。再睁开来，鲜东来爬到了他身边，责备一句：“冒失！”苏北放拿手指指紧闭的右眼。鲜东来凑近看看，压低声音：“没出血，肯定是土迷了眼睛。”

两人同时往后缓慢地挪动身体。幸好这时馒头飞向了大堤另一处，敌人的机枪也跟着转了向。两人伏在地上，大口嚼馒头，真香。“噗—噗——”和“哒哒—哒哒”交织在一起，苏北放咧嘴一笑：“敢情好，早饭有音乐伴奏。”

远处不知谁在唱二人转：

送情郎送到大堤东啊，
正赶上老天爷刮起了子弹风啊，
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
下小雨那个能让我的郎解解那个暑呀啊。

送情郎送到大堤东啊，
从篮中我掏出两个大馒头啊，
这一个与我的郎饱饱肚，
这一个与我的郎啊增点力气好杀敌啊。

小妹妹送情郎呀啊，
送到大堤东啊，
一抬头我就看见了一个大碉堡呀啊，
我有心与我的郎抛馒头两个呀啊，
想起来昨晚的急行军吃不了这干东西呀啊。
小妹我……

歌声高亢，压过了枪声。一听就是炊事班刘大头的声音，甩着诙谐劲儿。苏北放和鲜东来边往嘴里喂馒头，边无声地笑了。苏北放真想扯开嗓子唱和两句，嗓子眼里那个痒，到底忍住了。这可不是由着性子耍的时候。

歌声渐行渐远，大堤上重新安静下来。一个馒头下肚，头似乎没那么疼了，日头愈发地猛烈，苏北放身上渐渐回过暖来。他稍抬起头，四下里望望，绿草丛里依稀看得见点点白。连月奔波，大家的帽子经风吹日晒的，都泛了白。怎么还没进攻的消息？苏北放心里干着急。

“小白帽子，你们有本事就冲，才算英雄，不冲的是狗熊！”碉堡里传出一阵叫嚷。

大堤上久久没有人应声。敌人还在叫嚣。苏北放冲碉堡一撇嘴，压低声音：“小样儿！”鲜东来皱紧眉头：“这一战不好打。”“怕啥子，他们是鸭子死到临头了——嘴壳子硬。”鲜东来摇摇头：“你看这地形，听说现在正是长江的汛期，上面说了不能用炮，怕大堤决口，所以要硬攻。”

“难怪迟迟没有进攻消息。是不是要把敌人拖累了，再打？”苏北放扭头看看，江面浩荡，依稀望得见对岸的堤面，几棵瘦树。

“不会等到晚上吧？”

“怕是不会，这两天急行军，就是和敌人抢时间呢，说大军要在长江沿岸的几个城市同时抢渡。”两人正说话间，从西北方向忽然传来密集的枪声。

草丛里冒出一声：“你们快投降吧，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！”

话音没落，碉堡里马上射出一串子弹。大堤西侧有了动静，苏北放和鲜东来不约而同望过去，是传令兵。

消息传过来：“今天一定要攻下沙石，确保百万大军顺利过

江！”又等了一刻，旁边的战士传递过来口讯：“连长和指导员命令，准备进攻！一排攻打碉堡，二排和三排掩护。”

鲜东来匍匐挪回自己的位置，苏北放将枪端正架好。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，草丛里接连跃起一个个身影。苏北放瞄准碉堡的枪洞扣响了扳机。“哒哒—哒哒—哒哒—哒哒”碉堡里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。一左一右又出现了两个火力点，是暗堡，呈犄角之势分布在碉堡两侧，百米来宽的堤面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网中。冲上去的战士们还没跑出二十来米远，就纷纷倒地。

苏北放手中的枪管灼烫，可是无济于事。大堤重新安静下来。殷红的血色如刺目的花朵盛放在绿茵茵的堤坡上。一顶顶白帽子如小小的白花散落其间。一排的战士都倒在了堤坡上。

昨天还凑着一个壶嘴喝水的战友，此刻就躺倒在堤坡上，身体正在汨汨地淌血。心被怒火和疼痛填满，可是无能为力，苏北方眼睁睁地望着红的、白的花朵在绿色堤面上无情绽放，咬紧腮帮。他将头深深地埋进臂弯，抹去了眼泪。

时间仿佛布满针尖的齿轮，一下一下碾过心尖。苏北放焦急地望向连长、指导员所在的方位，两人面色凝重，正跪在大堤的外坡上比画着。半天没有动静的鲜东来忽然将枪搁在原地，身子匍匐向后。苏北放拿眼睛询问他，他顾不上回答，挪动到堤边顺势往下一滚，滚到了连长和指导员身边。东来肯定有主意了，苏北放想。只见三人比画了一阵，鲜东来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拿上枪。

“打吗？”苏北放轻声问。鲜东来的腮帮上鼓起一道青筋，点

点头。“怎么打？”鲜东来微抬起枪尖，冲东北方向点一点。苏北放取下帽子，将头抬起一点。距离右边的暗堡约五十米处，有两栋吊脚楼式的房子，看起来比碉堡略矮，但明显比暗堡地势高，确实是个不错的进攻点。可怎么绕过去？

鲜东来握住枪，向堤边挪动。苏北放明白了，冲他一摆手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鲜东来侧头看看他，一双眼睛里泛着红丝，没有言声，转头继续往堤边挪动。苏北放揣上枪，想跟上他。鲜东来回过头来，不容商量的口吻：“听指挥。”

鲜东来带着七八个战士在大堤外坡蹲成一圈，每人头上用草编了个头箍。连长对他们嘱咐几句，几个战士就猫下腰沿堤坡往东面去了。约五分钟后，连长发出向碉堡和暗堡射击的命令，众枪齐发，大堤上顿时枪声炸响成一片。

不一会儿，东北角也传来枪声。苏北放编了个草箍戴在头上，他乍着胆子往那边眺望，只见右边的暗堡改变了射击方向，向那两栋房子扫射。依稀，苏北放看到有战友进入了房子，里边响起了回应的枪声。从房子里扔出几个手榴弹，可惜都落在离暗堡还有十来米的地方。很快，几个战士从房子里跑了出来，有两个显然受了伤。苏北放一惊，难道出了什么意外？

“嗖——”一声，一粒子弹擦着苏北放的耳边飞了过去。他又是一惊，忙伏下身子。他没有继续射击，而是匍匐着往后挪移，滚下堤坡。

苏北放正要猫腰往东边去，身后传来低沉的一声“干什么你！”，回过头，见是指导员。指导员板着脸，严厉地看看他，见他

不言声,缓和了表情,压低声音:“跟我来。”说着,指导员猫腰小跑起来,苏北放赶紧提枪跟上。

鲜东来和几个战士趴伏在大堤的外坡上,有人受了伤正在包扎。苏北放跑到鲜东来身边,见他衣服上好几处血迹,问:“有没受伤?”鲜东来一摆手:“我没事。”

“怎么回事?”指导员问鲜东来。

“那房子不行,用芦苇泥巴做的,挡不住子弹。”

“哦?”指导员匍匐移动到一个土坡后面。苏北放也紧跟过去,只见几个战士倒在房前的空地上,鲜血染红了水洼,红汪汪的一片。暗堡里还在不停地往这边射击。苏北放不禁在心里骂一句:“他奶奶的!”

指导员招手唤过鲜东来:“你告诉连长,这边还要增援几个战士。房子侧后方有个木材堆,我们先移动到那边,然后再想办法。大堤那边不能停,一定要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。”鲜东来想说什么,指导员不等他开口,一挥手:“快去。再拿两个炸药包过来。”

鲜东来猫着身子跑远了。苏北放望着他的背影,背胛处的军装都湿透了。他很想问问鲜东来刚才想说什么,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谁知这成了他心头一个再等不到谜底的谜。

解放红

枪声由强渐弱,大堤上重新静寂下来。蜻蜓仿佛都被惊飞

了,只有亮得晃眼的阳光铺洒在大堤上。满目血色斑斓,战友躺倒在不远处的血泊中,身体正慢慢冰凉,可是无法援手。指导员命令大家原地待命,这时冲出去只会徒增伤亡。

连长和通讯员、二排排长、三排排长、鲜东来几个人猫腰过来了。“怎么办? 伤亡太大!”指导员点点头,拿起一根树枝。众人蹲伏下来,指导员用石块摆出碉堡和两个暗堡的位置,用两根枯树枝摆出木柴堆的位置:“你们从大堤方向向敌人射击,将他们的火力吸引过去,尤其是右侧的这个暗堡,争取将它的火力点封锁住。我带三个战士,人多了怕暴露目标,从房子背后绕到木柴堆那儿。木柴堆离暗堡大概有三十米的距离,如果能抢得先机,我们争取将这个暗堡解决掉,先打断敌人的左翼,再攻主堡。”

连长沉吟一刻:“我去,你留下来指挥。”

“你是作战指挥员,我去。甭争了,时间紧,你先指挥发起进攻,我这里择机行动。”指导员用手指一点鲜东来和两个战士,“你、你、你,跟我来。”

苏北放猫腰蹲在人群外围,这时赶紧一挺身:“我!我!”指导员瞟他一眼:“你正打摆子吧,赶紧回你的点。我们走!”

苏北放委屈地看看连长。连长一脸严峻:“各就各位!”众人排成一长溜向西而去,苏北放落在最尾。跑了两步,他忽然一转身,朝相反的方向跑去。

“臭小子,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! 你以为这是玩过家家吗?”指导员的声音硬得像块钢板。鲜东来将苏北放扯到身后:“指导

员,适当的时候他可以掩护我们。”这时,大堤那边响起了枪声,又一轮进攻开始了。

指导员让苏北放找个合适的射击点,对准暗堡的枪洞口。他和三个战士各揣一个炸药包,猫腰往东绕过去,匍匐穿过堤面。四个人消失在苏北放的视线中。

苏北放不敢抬头张望。指导员特别交代了,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,合适的时候才能开枪。他两手握枪,一动不动地瞄准暗堡的枪洞口,那里正不断喷吐出火舌。大堤那边,我军的机枪、步枪也“哒哒哒哒”响得激烈,手榴弹纷纷甩向母子三堡。一颗手榴弹在右侧暗堡前炸开,里面的机枪哑了声,可是很快又喷出了火舌。

苏北放不敢开枪,手心沁出一汪汗来。不知鲜东来他们移动到哪了,木柴堆被挡在两栋房子的后面,苏北放看不到那里的情況。正着急,忽然暗堡里的机枪调转了方向,冲着东边“哒哒哒哒”扫射起来,苏北放一惊,赶紧扣响扳机。

“噗—噗—噗——”一串子弹落在他前面的堤坡上,泥屑飞溅。苏北放不敢眨眼,瞄准暗堡枪洞口连续射击,他瞥见从房子那一侧冲出一个穿绿军装的身影,像是鲜东来,猫腰夹着个炸药包往暗堡冲。苏北放振作精神,朝着枪洞口的方向一阵猛射。

那个身影跑到离暗堡还有十来米的地方,忽然晃一晃,向前趑趄两步,仆倒在了草地上。“东来!”一声呐喊被苏北放硬生生憋在嗓子眼里,憋得两眼生疼,两耳轰鸣。随着枪声的剧烈震动,苏北放半挺起身子,“啊——!”一声呐喊冲口而出,与枪声交混

在一起。

暗堡里的火力点没有被吸引过来，依然对准东边喷吐着火舌。苏北放挺起身子，冲着不断喷出火舌的枪洞口射击。他看见又一个战士冲向暗堡，在离鲜东来还有两米的地方倒下了。

又一个，是指导员！他先匍匐前进了一段，在离暗堡还有二十来米时，奋起挺身，携着炸药包向前冲去。在越过鲜东来没多远的地方，他也倒下了。

泪水模糊了苏北放的双眼，这时候他真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，打得这帮鬼子抬不起头来。枪声如织，指导员和三个战士静静地趴伏在暗堡前的草地上，血色漫漶开来，染红了附近的水洼。

暗堡里的枪口转向了这边，子弹在堤面上咬出一个个洞坑。苏北放矮下身来，思量着是追随鲜东来提起炸药包，还是先向连长汇报这边的战况。想起指导员出发前的嘱咐，他抹干净眼泪，提起枪，猫腰顺堤坡往西而去。

连长下令停止射击，大堤复归寂静。这里不复有晨间的井然景象，堤面像被粗暴翻耕过的土地，泥团嶙峋凸起。三个排的一百五十多名战士已牺牲过半。连长将此处“一母二子堡”久攻不下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。一支烟的工夫，传令兵送来消息：“调整作战方案，调九二口径迫击炮前来支援。”

不多久，几名战士抬着炮和炮弹沿外堤匆匆而来。

炮弹填进炮筒，只见火光一闪。“哐——”炸弹将碉堡前的草地炸出了一个大坑。炮手将准星调整一下。火光一闪，“哐——”第二炮正中碉堡！一股浓烟腾起，碉堡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。